

● 中国文学

汲取·改造·升华

——《药》、《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绳子》比较

薛 伟

(广东教育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303)

[作者简介] 薛 伟(1941-),女,安徽合肥人,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摘 要] 《药》与《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歌颂了革命者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揭示了群众对革命的不理解和革命者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在艺术方面,两首散文诗具有精湛的艺术构思,并采用侧面描写手法和双线结构方式。《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和《绳子》又有血缘关系。可见,世界各国文学是互相影响、血脉相连的。

[关键词] 国民性; 启蒙主义; 共和; 侧面描写; 双线结构

[中图分类号] I 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4-0559-04

鲁迅的小说创作常常学习、借鉴外国的文学作品,他善于“博采众家,取其所长”。正如他在致董永舒的信中所说:“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1](第398页)他于1919年4月创作的短篇小说《药》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又被翻译为《工人和白手的人》)在血管里流淌着共同的血液,同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的散文诗《绳子》又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它是吸取了屠格涅夫散文诗和波特莱尔散文诗的艺术营养,而培植浇灌的一株熠熠生辉的艺术花朵。

《药》与《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虽然体裁不同,产生的国度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内在意蕴和相近的思想内涵。

首先,两篇作品分别通过吃“人血馒头”、“偷绳子”的荒唐行为的描写,表现了人们的愚昧无知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

《药》中的华老栓是一个以经营茶馆为生的善良、懦弱、愚昧的市镇贫民,他一生省吃俭用,为了给

儿子治病,把积攒下来的一包银钱,去买了刑场上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人血馒头”。当他得到了“人血馒头”后,“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事后,他对那个靠屠杀并出卖革命者的血骗钱的刽子手感恩不尽,把他当做“救命恩人”殷勤地招待,但最后华老栓的儿子并没有幸免于死。华老栓的迷信思想给儿子带来的悲剧,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的结果,小说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现实,指出了广大劳苦群众在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政治压迫和精神摧残下所造成的愚昧状态,这正是国民性的弱点。鲁迅在《两地书·八》中曾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就是鲁迅改良人生的强烈愿望和真诚态度。鲁迅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做小说的时候说道:“我们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他的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

的注意”^[2](第 82 页)。*《药》*就是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广的忧愤,把国民性的问题,深入地揭示出来,希望得以改造,这正是鲁迅小说的杰出贡献。

《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是一首含意相当深邃的散文诗。这篇作品是屠格涅夫在沙皇政府审判所谓“五十人案”和“一百九十三人案”,对大批民粹派革命家判处流放之后写的。在这首散文诗中,作者描写了两种人物形象:一种作粗活的人,一种是不作粗活的人。作粗活的人在沙皇政府统治下,过着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生活,终日像牛马一样劳动。不作粗活的人为了解救他们,勇敢地起来造反,和沙皇政府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成长为一位革命者,但却被沙皇政府抓住,关进监牢。由于他不干活,所以手是白白净净的。又因长期戴着手铐,手上还散发着一股铁锈的味道。作粗活的人认为他不是他们的人,不准和他们站在一起。后来,这位革命者被沙皇政府判了绞刑,作粗活的人不但不痛恨沙皇政府的残忍,不同情革命者,反而商量着要把绞死革命者的绳子弄到手,放在家里。他们认为,这种绳子会给家里带来幸福。在这篇作品中,屠格涅夫和鲁迅一样,含着眼泪批判了作粗活的人的愚昧、落后、麻木,以及严重的封建迷信思想。既同情他们,又对他们的不抗争表示愤慨,真诚地期待着他们的觉醒。

其次,两篇作品都揭示了群众对革命的不理解和革命者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药》*中革命者夏瑜所流的鲜血被人当做“药”吃掉了。这一惨痛的事实,一方面十分真切地说明封建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群众毒害;另一方面也非常明显地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家本身的历史悲剧——夏瑜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民主思想在当时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他为革命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却不能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也丝毫得不到人民的同情和体谅。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曾谈到鲁迅和他谈*《药》*时这样说过:“*《药》*描写群众的愚昧,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因了愚昧的见解因为这牺牲可以享用……”资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去参加反封建的民主斗争,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他们不能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种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使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不理解,不同情,不支持,因而导致革命失败。革命的实践使鲁迅痛切感到“唤醒民众”的必要性。因此,鲁迅在“五四”时期极力呐喊,以唤起民众的觉醒。鲁迅曾

说:“所以我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3](第 6 页)而夏瑜的寂寞和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也不是某个家庭的悲剧,而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中,那位不作粗活的革命者,英勇献身,也同样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他们对他那双白净的带着铁锈气味的手不理解。他们对革命者说:“你哪怕瞧瞧我这双手吧,它们带着粪肥和柏油的气味,而你那双手倒是白白净净的。它们还散发着一股什么气味?”寥寥数语,就把一个落后的灵魂展示出来。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懂得革命者牺牲的伟大意义,反而把幸福寄托在绞死革命者的绳子上。这种悲剧的形成是由于革命者脱离群众的结果。屠格涅夫通过具体艺术形象的描写,对革命者脱离群众的错误,进行了恳切地批评。

再次,《药》和《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都热情地赞扬了革命者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

*《药》*中的夏瑜,坚定地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为推翻封建政权,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以后,仍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药》*中的夏瑜是“打不怕”,这不但使茶馆里那些麻木、落后的小市民听了眼光“板了滞”,就连那残酷的刽子手也感到惊讶。同时,他还劝牢头造反,并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最后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作者满怀激情,歌颂了夏瑜的献身精神,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势力的罪恶。

在《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中,作者描写的那位革命者英勇不屈,被捕后,仍然向群众宣讲革命的道理,宣讲自己的革命经历:“那是因为我关心你们的福利,想要解放你们这些愚昧、落后的人们,我起来反对压迫你们的人,起来造反……。喏,于是他们让我坐了牢。”最后,为俄罗斯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屠格涅夫怀着炽热的感情,颂扬了为被压迫人民谋取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者。

二

在艺术形式方面,这两篇作品也有着共同的特色。

(一)道具艺术的运用,显示了作品精湛的艺术构思。

*《药》*中那沾着烈士鲜血的馒头反复出现,巧妙地把全篇各部分贯串起来,构成一个艺术整体。实际上,“人血馒头”就是道具,是故事的纽带。故事从华老栓起早买“人血馒头”,得到“人血馒头”,小栓丧

命,都是靠着“人血馒头”串联起来,使作品的情节完整统一,主题思想更为突出、集中。

《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虽然是散文诗,但有故事情节,有对话,具有小说的特点。因此,这篇作品中那条绞死革命者的绳子可以说是起着道具的作用。诗篇中的“对话”和“两年以后”两个部分就是靠这根绳子联系起来,使作品的艺术结构更为完整,更有力地凸现作品的思想意义。

(二)两篇作品都采用侧面描写的手法。

《药》的第三部分,作者通过康大叔之口交代了夏瑜的身世,被捕经过和在狱中的表现。进一步丰富了夏瑜坚贞不屈的英雄性格。

在诗篇《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中,作者没有直接从正面刻画革命者的革命行动,但从作粗活的人的对话中,可以知道,不作粗活的革命者从被捕、坐牢、戴手铐到被判绞刑的经过。进一步深化了作品主题,突出了革命者为革命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的革命精神。

(三)两篇作品都采取双线结构方式。

在《药》中,华老栓一家的悲惨命运是明线,夏瑜悲壮的牺牲是暗线,两条故事线索像两条小溪流水在作品中作并行顺向运动。这两条线索在运动中又是互补、交融的。作者选择了刑场、茶馆、坟地,作为展开故事情节的三个场面。通过刑场描写,作者把夏瑜的牺牲和华老栓买“人血馒头”联系起来,茶馆里群众的议论使两条线索交织,把故事推向高潮,坟地上华小栓的母亲和夏瑜的母亲相遇,使两条线索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完善了作品的故事情节,更加显示出作品悲壮的格调。

《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这篇散文诗也是双线结构方式。一条是显在的线索,一条是潜在线索。显在线索是表现作粗活的人的愚昧、落后,对革命者的不理解。潜在线索是不作粗活的人的造反、被捕、坐牢,直到最后被判绞刑,壮烈牺牲,都是通过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的对话来表现的,不是正面展现的。在《两年以后》的结尾部分,两条线索又交融在一起,把情节推向高潮,使作品结构完整,增强了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药》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有着相似的特征。就连鲁迅自己也承认过,《药》和《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是相仿佛的。孙伏园在1936年11月《宇宙风》第30期刊载的题为《谈〈药〉》的文章还作过这样的回忆:鲁迅先生和我说过,在西洋文艺中,也有和《药》相类的作品,……俄国的屠尔涅介夫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

《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相仿佛的。

这也说明鲁迅对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非常了解。鲁迅一直把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俄国文学看做是我国新文学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燃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鲁迅从俄罗斯文学中汲取了滋养,从而创作了《药》这样一篇有独创性的内涵相当丰富、内容相当深广的小说。

艺术的交流和影响是没有国界的。如果说,《药》深受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的影响、启迪,那么,无独有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又受到法国波特莱尔散文诗的启示。波特莱尔是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创始者,又是诗歌领域中象征主义流派的先驱和代表,他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诗集《恶之花》,还有两本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和《人造的乐园》,成为现代散文诗艺术发展的先导。他的散文诗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和腐烂,反映了没落资产阶级的精神苦闷和追求,在艺术方面运用象征主义和奇特的构思,这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波特莱尔的散文诗不能不引起屠格涅夫这位欧洲作家的关注,而且屠格涅夫晚年移居法国,他对当时包括波特莱尔在内的法国文学无疑是有所接触和熟悉的。因此,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创作对屠格涅夫产生一定的影响,是非常自然的。从创作实践也可看到这一点,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都采用象征手法。同时,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的思想内容方面看,可以知道,《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是在波特莱尔的散文诗《绳子》的启发下而创作的。

《绳子》描写一个到处游荡的流浪儿,穿着又破又脏。有一位画家经常看到他,把他当做模特儿画了许多幅画。后来画家要求他的父母,把孩子送给他,想让孩子给他洗洗画笔,跑跑腿。孩子的父母便答应了。画家把孩子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新衣服,这孩子漂亮多了。但他爱吃糖果和白酒。有一次,他偷了画家的酒来喝,画家把他教训了一顿,谁知这孩子的自尊心竟是这么强,趁画家不在时,上吊自杀了。画家把这消息告诉了孩子的父母,孩子的父母竟无动于衷。令人惊异的是当画家要埋葬孩子时,孩子的母亲突然闯进画家的家里,说是要看看孩子,可是她进来后,并不去看孩子的尸体,而是伸手去抢吊死孩子的

绳子。这时画家忽然想起,最近,他收到许多女人的来信,内容都是向他要吊死孩子的绳子的,并听说,吊死人的绳子放在家里,家里就会有福气产生。画家才明白了孩子的母亲抢绳子的原因。波特莱尔的《绳子》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畸形的冷酷的病态心理和愚昧的精神状态。

屠格涅夫截取了“吊死人的绳子放在家里,家里就会有福气产生”这一情节,加以改造,有机地熔铸到自己的散文诗中去。

世界各国的文学是彼此相通,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的。但继承和革新又是辩证统一的。在继承和吸取过程中,卓越的作家并不是顶礼膜拜,亦步亦趋,而是有升华和创新。在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中,不但揭露了愚昧,而且塑造了革命者的形象,热情地赞扬了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无疑是高于《绳子》的。在《药》中,鲁迅一方面暴露迷信、愚昧、麻木,另一方面刻画了革命者的高大形象,更在结尾之处,“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2](第 32 页),因此,在夏瑜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预示了革命的光明前景,表达了鲁迅对革命后继有人的信心,也体现了鲁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使这篇小说的思想意义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和深化。这一层又是高于屠格涅夫散文诗的。鲁迅在抉择、摄取外国文学作品中的营养时,不是生搬硬套,机械模仿。鲁迅曾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他还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为丰满是一条路。”^[4](第 36 页)所以,鲁迅能够放开眼界吸收屠格涅夫和波特莱尔散文诗的有益成分,从而创作出像《药》这样独具风格的小说艺术,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前进和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鲁 迅. 致董永舒[A]. 鲁迅书信集[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2] 鲁 迅. 南腔北调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3] 鲁 迅. 呐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4] 鲁 迅. 且介亭杂文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责任编辑 何良昊)

Absorption Reformation Sublima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edicine”, “Those Who Do Heavy Work and Those Who Don’t” and “The Rope”

XUE Wei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zhou Edu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51303,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XUE Wei(1941-), female, Associated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dong Educational College, majoring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Medicine” and “Those Who Do Heavy Work and Those Who Don’t” sing high praise of the revolutionaries’ daring in looking death in the face by upholding justice. Meanwhile, both works expose the masse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false tendency of the revolutionaries cutting themselves off from the masses. In terms of art, both prose poems are exquisitely conceived and adopt profiling and bi-clues, “Those Who Do Heavy Work and Those Who Don’t” and “The Rope” bear a blood relationship.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world literature is mutually influenced and closely related.

Key words: national nature; the Enlightenment; republic; profiling; bi-clues